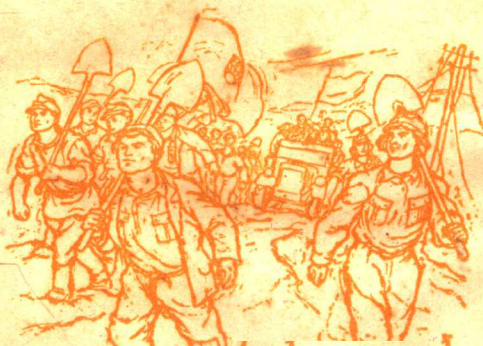


五 十 天

維利·勃賴特爾著 張威廉譯



文化 生活 出 版 社

8
W

五 十 天

維利·勃賴特爾著

張 威 康 譯

文化 生活 出版 社

Willi Breidel
Fünfzig Tage

五 十 天

著 者 維利·勃賴特爾
譯 者 張 威 康
出 版 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 飯廬路一弄八號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版 1—8000冊 有 版 權

定價 人民幣 6,500 元

作者生平及本書內容介紹

維利·勃賴特爾是當今德國的名小說家，是革命家，也是和平戰士。

他於一九〇一年生在漢堡的一個工人家庭裏，很早就必須靠自己的勞力生活，在一家機器廠裏當鑄鋼工人。他在十六歲的時候便加入了一個革命的青年團體，從事結束歐戰的運動，十七歲加入共產黨，那時德國共產黨纔告成立，他是最早加入的一個黨員。爲了反抗資本主義的剝削，他曾不斷結舍其他同志組織罷工運動和示威遊行，也曾一再受到反動派的逮捕拘押。

在體力勞動受到限制的時候，潛伏在這位青年無產者內心的寫作天才便舒展起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N·K·機器廠便是在他第二次被捕後在獄中寫的，那時他是二十九歲。一九三三年納粹黨在德國掌握大權，維利·勃賴特爾被送進費爾斯畢特爾集中營，飽嘗慘痛的拷打迫害。後來他逃脫出來，流亡到蘇聯。在這裏他寫

成了他有名的反法西斯小說考驗，描述費爾斯畢特爾集中營裏納粹黨徒的兇殘和被捕者們的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這部小說曾被翻譯成十七國文字。

維利·勃賴特爾於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年間參加西班牙人民的解放戰爭，他的愛勃羅河上的遭遇便是這時候寫的。此後他又寫了三篇取材於法國大革命的短篇小說，爲的是德國人民一向在軍國主義者統治之下，對於法國革命運動中的英勇事蹟聽到得太少了，書名叫萊茵河上的委員。

維利·勃賴特爾也參加了蘇聯抵抗德國法西斯的衛國戰爭。他和若干流亡到蘇聯來的德國同志們一同在斯大林格勒前線用擴音器向着德國兵喊話，使他們認識到這種侵略戰爭是可恥和沒有意義的。他在寓蘇的期間開始寫他的描寫德國工人運動長篇名著親人和熟人三部曲。第一部父親們，第二部兒子們已出版，現在他正在完成他的第三部孫子們。

除了上述的幾部長篇名著外，維利·勃賴特爾還發表有若干短篇小說，如特務隊長，械鬥的村莊，一個德國兵的遺囑和五十天等，在他的這些作品裏莫不流露出

他一貫的對反動統治的嫉惡和爲和平奮鬥的精神來。維利·勃賴特爾的生平，他從一個機器廠工人走到一個名作家的道路上，是充滿着戰鬥和勝利的。

他在這部五十天裏敘述德國透林根州的一個村莊勃羅赫斯特——它位置在哈茲山和透林根森林之間一個所謂「氣流罅隙」或「氣候多變的角隅」，——在一次驟雨之後，山洪暴發，遭受了嚴重的損害。由於黨和政府正確的領導，工人，農民和青年們團結的力量，不但在五十天裏把它按照計劃重新建設了起來，並且運用了人類的智慧，使它以後不再受到大自然的威脅。「勞動人民就是這樣子幹的，若是他們掌握了他們自己的命運。」

本書發表於一九五〇年，是一部非常有教育意義的文藝作品。我願把這個譯本獻給新中國的勞動人民和青年，我願把它來迎接新中國的偉大建設。

一九五三年一月 張威廉詩於南京

第一章

警察局長斐忒勒被他家裏的人不耐煩地等候着，因為今天是五月二十三日，他的小兒子，那個晚生子彼得的三週歲生日。在辦公室的椅子上放着那隻裝着小火車的紙匣，這小火車是那孩子所想要的。但是這位警察局長却不能離開警區，因為牟爾好遜的水位局報告了強烈的暴風雨的消息，而他就生長在這個透林根的「氣候多變的角隅」，他知道強烈的暴風雨會在這沒有樹林的山區釀成嚴重的災害的。春季的風暴和溶雪的時節已經平穩地過去了，但在這個地區，每個季節都可能有惡劣的氣候。

爲什麼恰巧今天的暴風雨報告使他特別感到不安呢，他自己也沒法說明。他是

難得這樣緊張慌亂的。他抬眼從他那攤滿了文件、紙張和墨水漬的寫字檯上望到對面牆上的風雨表，指針只是慢慢地降落，但是令人吃驚的是它不斷在降落。

誰要向這位五金工人愛爾芬·斐忒預言，說他有一天會穿上警察制服，那他不但會覺得好笑，而且可能會粗暴地報以惡聲的，因為他二十多年來都是參加工人運動，對於警察向來是深惡痛絕的。在罷工和示威運動的時候，他已經同他們打架打得夠了。他對於逮捕他的警察們，對於在布亨華特集中營裏監視他，虐待他的那些穿黑衫隊制服的人們是痛恨入骨的。現在他穿上警察制服差不多有四年了，他成了一個民主制度的保衛者，新國家的守護者，他想到這一類事情時，不禁要自己感覺驚異，他以前怎麼會一點也沒有想到有這種可能性的。假使不是像他那樣的勞動人民來保衛這個由他共同爭取得來的勞動人民的國家，那麼應該誰來保衛呢？

電話響了。值班的警官報告了牟爾好遜水位局最後幾次的通知。這些通知是十分嚴重的，於是警察局長便進一步部署了對警報的加強準備工作。

對警報的加強準備工作！這句話一下子轉變了警局裏安靜的、幾乎是怠惰的空

氣。警員室裏的人民警察們跳起來，收拾必要的東西，穿上皮裝。警察司機們跑到院子裏，把他們的車輛做好開車的準備。斐武勒命令把他的各項指示向人民警察的全部準備人員和當地的救災人員傳達。

一個人民警察打開警員室的窗子，望着外面朦朧的暮色。其他的人都擠上去。雲在移動着，氣候却非常平靜，一點也沒有雷雨或者甚至暴風的跡象。有人在譏嘲了。『當心些，這老頭兒差我們到東到西的跑了一整夜，總是跟着雲跑！』——『很清楚，暴風雨就會來到的，還在掉下雨點之前！』

電話機響着。在大凡而司溪和小凡而司溪流域正降着大雨。有氾濫的危險。

事情終於嚴重起來了。在這個區域裏服務較久的人民警察們談論着以前的暴風雨災害。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降臨在登斯特浴場的一次要算最厲害。冰雹和雪水把房屋和廐舍都沖到了水裏。他們整夜同着那些怕死而驚惶的牛作鬥爭，水一直浸到他們頸邊，終於救出了一百多條大牲口。後來有幾個同志染上了肺炎，病倒了。假使要再來上一次，那——那才糟糕呢。

在大凡而司溪和小凡而司溪上面降着大雨嗎？斐忒勒等候着。他熟悉每一個地點，他熟悉這裏的整個地形，他斷定這一部分並不是最危險的地方。他要處理危險性最大和最迫切需要救助的地方。

人民察警們不耐煩起來了。在長長的走廊裏站着兩排人，他們不了解，為什麼還沒有發出出動的命令，院子裏準備人員的汽車的馬達已在開動了。

電話機又響起來。浪根薩爾察來通知說，人民警察的準備隊和救災人員已經出發到大小凡而司溪的氾濫區了。

斐忒勒想道：好罷。我要等着。

後來又來了一個通知。

『在海林格高地有猛烈的雷雨。』

海林格高地嗎？斐忒勒靜聽着。那末災害還是要降臨到登斯特浴場嗎？這正是他所担心的地方。那就可能要嚴重。他熟悉那佛兒乃溪的曲折的水道，他熟悉那些建築在不適當的地點的房子，這些房子正好成了較大水量的堰隄。若是在這個地

區來一次驟雨，那末流向山谷的洪流便要灌沒登斯特——如同那次一樣，如同以前好幾次一樣了。警察局長發下了向登斯特方向出發救災的命令。

在準備人員的汽車出發了幾分鐘之後，值班警員接到一個新的報告：暴雨挾着冰雹降臨到勃羅赫斯特和登斯特。

二

那時是在晚上九點鐘光景。牲口已經從牧場上回來了。農人們正在廐舍和車棚間作夜晚的巡視。安東·克勞息克正挽着他的兩匹牡馬從崎嶇的村街上走來，鍊子在石板上拖着，他把這天的工作時間延長了。雨點，烏雲從海林格高地過來。但在村莊裏沒有一個人想到會有一場災害，在這個位置於哈茲山和透林根間氣候容易突變的「氣流罅隙」地方是不斷有雷雨的，隨即降下第一陣大雨。接着就落冰雹，非常大而硬的冰塊在屋頂上和窗上拍啦拍啦地打着。五月裏下雹嗎？這在翁斯特羅河谷裏的農民看來也是慣常的事，並不使他們特別感到驚惶。可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大量的水流從一個位置較高的盆地上傾瀉下來。這股水飛速地壯大起來，變成了一條奔騰的洪流，沖倒了樹木，籬笆，沖進了村莊，停積在最先遇到的那些屋子裏，把院子，倉廩，廐舍，小屋都氾濫了，然後灌注到位置較低的低村裏去，把舊的泥屋和廐舍連其中一切不能夠及時安頓到安全地方去的人畜全都帶了去。

冰塊和洪水穿過人聲呼號和牲畜悲鳴的村莊，向山谷裏流去，一直到半夜時分。人和獸被沖死了淹死了掛在崩塌的房屋의 棟樑上面。從那厚厚的、被水沖積而遺留下來的淤泥裏蟲起着牲畜屍體的僵硬四肢。在保留下來的屋子的屋頂上和屋頂下面蹲着在寒冷和黑暗中發抖的村民們。

在這個不幸的夜裏，一個隣人絕不知道另一個隣人的事情。這次災害是來得如此地快，使得每一個人祇來得及想到救護自己和收拾個人的財產。有些農民曾拚了命在冰冷的洪水裏和他們的牲口掙扎，有些牛就站在頂樓上戰慄着的人們中間，牠們在吼鳴、在發抖。

天亮之後，那些胆子最大的人涉過淤泥走上街巷時，他們嚇了一跳，他們面對

着這次的損害感到絕望了。來勢洶湧的水會把拔起的樹木像拋擲的棍棒一樣向着人，畜，磚，木亂擊。在這一早晨裏一共挖出了八個溺斃者。這些溺斃者從一公尺深的淤泥裏被拉出來的時候，已經面目模糊了，他們就被並列安放在村莊前面一塊高地上。農人們默默地向着一個個屍體望過去。有一個人說了一句正是大家想說的話：『這些死的人倒安逸！』

就在當夜，牟爾好遜，浪根薩爾察和其他周圍的城市都派了人民警察的準備人員和救火隊來。他們涉過膠黏的、冰冷的淤泥，在黑暗中爬過棟樑，樹木，亂磚，進入了村莊。他們救出了幾個坐在屋頂底下哭喪着臉的、他們最後的支持物隨時可以倒塌的難民。但是他們在夜間沒有法子到低村裏去拯救遭難的人，一層厚厚的、不用輔助工具沒有法子克服的淤泥，把死的和活的都拉得緊緊地不放。

夜間雖然有黑雲飛速地向着這山谷上面推過來，但在第二天小山後面漸漸開始黎明時，却是天無片雲，陽光摸索似地向着廢墟和污濁的一片淤泥上移過來。這時候趕來的救護人員纔看得到災害的整個範圍。淤泥猶如火山裏噴出來的燒石一樣留

積在村莊殘墟的中間，並且夾着磚瓦，棟樑和小樹緩緩地滾向山谷裏去。幾百個農民，昨天還是安全地在他們祖先遺下的田地上擁有廐舍、倉廩、農具室和栽種了的田地的有錢人，一夜之間都變成了赤貧。他們頭上沒有屋頂，而且不少人連一條牲口也沒有了。

農人們嚇呆了的目光轉變爲一種迷惘絕望的尋覓。在尋覓失落的東西。在尋覓辦法。穿着被淤泥沾污了的衣服的農婦們，披着散髮，臉孔嚇成蒼白色，蹲在磚瓦和棟樑間，嘴唇在顫動，睨視着昨天還是她們的院子的地方。她們好像癱瘓了一樣的站在那排死屍前面，她們昨天還同着這些人一同工作，談話，說笑或吵架呢。她們冷淡地望着那許多人民警察和救火隊的陌生男子，看他們把牛豬的僵硬屍體從淤泥裏拉出來。費這些勁幹什麼呢？沒有人再能救助他們了。這村莊已經不是村莊，而是個大的坟墓了。

警察局長斐忒勒看清了勃羅赫斯特村莊受的災害最爲嚴重之後，又回到登斯特浴場，這裏雖也受到連累，但損害遠不如隣村那麼大。勃羅赫斯特村的電話交通都破壞了。可是他還能在登斯特浴場同威瑪的人民警察總局通話，他還同內政部長葛勃哈脫通了話，這位部長也是透林根州的人，和他相熟，他們曾經一起在布享華特集中營裏度過若干艱苦的歲月。不到一個鐘頭，部長就到達了登斯特。

斐忒勒向他作了報告。他說根據初步的調查，登斯特有幾所房屋受到了嚴重的損害，還有幾十所被水淹了。到現在還沒聽到死亡的事件。根據現有的消息在勃羅赫斯特村卻有八個人喪了命，此外有四十所建築物完全破壞了，有加倍數目的建築物受到局部損壞，約有三百條大牲口淹死。

「這真是件嚴重的災害！」部長脫口說道。隨後他問：「您對於救護受災的人們做了些什麼工作呢？」

斐忒勒回答道：「最緊急的是排除牲畜的屍體和村裏的淤泥，杜絕瘟疫的發生。已經派到足夠的人民警察準備人員和救火隊員了。」

部長點點頭，表示同意，接着說道：「對於活的人，畜也不應該忘了，必須同樣立刻救護！兒童和老年人應該運走……對於排除淤泥需要些什麼輔助工具呢？」

斐忒勒答道：「據估計應該要搬動的淤泥，共有一萬二千到一萬五千立方公尺。至少需要四百輛車子，而且……」

「四百輛車子？」維勒·葛勃哈脫驚叫起來。「你大概沒有發瘋吧，斐忒勒？我到哪裏去搞這些車子！」

警察局長斐忒勒祇微微笑了一笑，並且聳着肩膀。

「四百輛車子嗎？這真會把一個人當場嚇倒……那末我們要恢復這次災害，還需要多少輛呢？」

斐忒勒說道：「那當然需要得更多！」

「來！」葛勃哈特把斐忒勒拉在一旁。他們，當他們在布享華特的時候，是他們那一所營房裏的兩個密友，是時常這樣在四目相視之下互相了解的。真的，他們曾經歷，並且克服過比這更困難的事情。他們曾經把更多的人，從還要大些的災難

裏面救出來。其中的一個。就是現在的部長，提醒她以前的夥伴——今天穿著人民警察的警官制服的那個人。他要求他，不要放下任何一點事情不做，要盡可能迅速地阻止瘟疫的發生。全部的水井都要封閉起來。從別的地方把飲水運來。儘快把死畜運到獸屍場，哪裏遇到困難時，可以立刻給他通電話或派專差告訴他。

擠一擠眼，握一握手，完全同那時在布享華特一樣，他們知道，他們兩人是可能以互相猜疑的。

羅勒·葛勃哈脫驅車赴愛爾富特。他到達之後，首先到黨部。書記處裏的同志們正在開會，討論着災害和必要的救助辦法。葛勃哈脫必須立刻對受災區的情況做一個報告。他主要的是敘述了受害最厲害的勃羅赫斯特村的破壞狀況。他說統一社會黨對於救助行動當然應該是領導的力量，並且應該立刻施救，使得透林根州的每一個人民都看到，政府在對他們的同鄉救災。全國陣綫的各種組織必須全體動員起來，而政府必須運用它一切可以使用的實力來支持這個救災工作。